



洛陽九老祖龍學文集卷之十三
家集

祖仙傳

華山鄭隱撰

祖岳字景山別字伯高其先深州安平人父薛仲
雋任許州觀察判官在職有能名開寶中太祖召
拜右補闕通判成都府知賀州廣南轉運使久之
以疾免居于許岳幼喪母哀毀過于成人年十三
歲讀書尤嗜易與老子及長編覽劉向列仙傳葛
洪神仙傳陶隱居真誥超然有出塵之志乃白所

親願不婚娶補闕卒岳哭泣晝夜不絕穀水漿不
入口者七日親友彊以淖糜乃不減性服除舉進
士不利于春官民一日有白衣書生詣之岳與語
儒學之事相得甚懽終夜不寐他日復來書生謂
岳曰觀子神氣秀異可以絕風塵凌煙霞無死
于儒學者當思脫世俗之累為佳岳曰少有志焉
病未能也今日之遇先生非天之所啟耶書生曰
子能從我游乎岳曰父母况棄養矣內無妻孥之
累何往而不可書生亦未之信也言訖輒去或經
旬或踰月一來岳事之彌謹書生屢與之期岳未
愆素書生見而益喜且曰仙神惟有志者可學子
能如此可以學矣岳問書生曰先生何居乎生曰
我所居非遠又問果何處生曰王屋山岳初得辟
穀之術不食者三年聰明彊記日甚一日顏貌潤
澤見者異之後與書生皆入王屋山居數年從兄
岳通判河南府會王屋縣宰與補闕有舊因託訪
之延至公館見岳曲盡事兄之禮贈以衣服等物
止取淨中一條餘悉不受每晏坐淨室終日不語

好為五言詩多述神仙事已而輒焚藁或問山中
何以度日但笑而不答住幾月不粒食惟日飲醇
酒數升而已時岳方出岳謂門人令狐圓曰兄非
曉當有內艱吾不可久處此令往矣寄語吾兄善
事太夫人無以弟為念總三月岳果丁母憂既去
及入華山時有人見于懸崖峭壁之間如履平
地少年追躡不及遠而望之見其入石室中比至
其處則與石室俱不見矣景德初成都道士謝又
玄遇于峨嵋山下又玄善飲酒岳相與詣酒家飲
日不歇又玄極困憊岳畧不需醉吟嘯自若俄覺
異香氤氳襲人遂探懷中出一物如碧玻璃其大
如橘以授酒保揮手謂又玄曰爾其往哉吾亦逝
矣又玄將別再三問岳名氏答曰吾祖伯高也俱
出酒家行數十步又玄回首已失之山下之人謂
之祖仙後莫知其所終熙寧元年春三月從孫無
擇立石

跋一

予嘗讀九天生神章廼知為仙之道豈易然乎或

名在仙籍或骨象合仙或轉輪終歸仙道其致一也要在養其氣存其神保其命固其根世人不知此故中道夭亡深可憐者祖公宿種善根長而不娶又神氣秀異有志于道豈骨象合仙者乎書生異人也故與同隱玉屋山絕風塵凌煙霞後入華山時、有人見于懸崖絕壁間如履平地非神存而全者能若是邪予老矣乍覽真誥及神仙事迹未嘗不掩卷興歎但骨凡氣濁莫能繼踵于前人所可喜者比遂退伏得放浪于山水間採芝餌木

以終天年亦無憾矣將仕郎祖護以高祖石刻示予焉跋其後故書其畧云時紹興癸丑季秋二十四日楚山道人蘇覺尹道書川史蘇運使是也將仕是資州朝議大夫祖德恭之子岳乃護之高祖也

跋二

世之譏學仙者以為繫風捕影是徒斥其末而不究其本矣文成五利少君藥大矯誣怪誕者此固有廣成安期赤松羨門飛升延永者果可謂之無邪故瀨鄉記紀得仙之法凡三十六會真記論成

道之門總二十五顧性質學術積累功行如何耳孰謂仙不可致歟祖仙傳懿行炳然固有明證足以間執譏議者之口俾世之人洞然弗疑龍學祖公以其傳而刻之金石闡耀遠祖之景鑠功亦懋矣紹興乙卯三月二十四日祥符李平仲題

跋三

祖伯高少有超然出塵之志長與巽人書生游已而仙去後從孫龍學公紀其本末刊諸堅珉以傳不朽今夢傳宣教伯高從曾孫也遠示傳刻俾跋

于後披卷仍覽賢師蘇公先生題字歷陳為仙之道蓋亦盡矣濯晚生後進性資凡陋徒仰祖仙之清風欽詠蘇公之辭翰又安敢形容其萬一哉紹興癸丑初冬二十有五日雒陽王濯再拜書

夢傳護之

字別字吉於

跋四

葛稚川著內篇論神仙事甚詳其門人滕升問曰先生云仙化可得不死可學古之得仙者豈有其人乎遂歷叙數十百人為之傳以告之則神仙之

有無固不可以意度也觀祖伯高與異人游且謂其神氣秀異可以絕風塵凌煙霞其後率以僊去此嵇叔夜所謂特受異氣稟之自然非積學所能及者秦皇漢武終身求之而不得及吾儒力詆其說有繫風捕影之誚皆中庸之論愚于祖仙蓋有感也鄉人秋鄉同官昌元乃伯高裔孫暇日以龍圖公所書傳見示曰識其末紹興己未二月中澣日河南席登司護為昌州

跋五

道家言比干曾參並為仙官故知忠臣孝子誠貫天地必享不止之壽彼專以練形服氣經申之術求出世者亦勞甚哉祖仙傳載其童子時居喪為間孝至七日不勺飲又以事親免其兄龍圖公泰山先生之門人故其所立石有補于世教海陵查齋元章書荆南查運使是也

跋六

世以儒道釋為三門殊不知仁義清淨圓覺其歸一揆持其所入之異爾觀祖伯高天性孝悌神氣

絕塵蓋其根氣深遠心與夫游故能躡虛造詣如此彼黃冠力士朝夕整衣焚香區區于散藥書符呼吸吐納而流浪于利欲者乃曰我欲學仙吾不信也紹興丙子三月十二日莒山續臧且都燕居軒書

續吏部是也嘗即京南後為茶馬都太尉乃荆甫狄密學之婿與祖護夢傳為連社

跋七

白居易有言以儒飭身以道養壽誠哉是言也祖伯高幼嗜儒學及長脫俗遂為神仙中人飭身養壽始終如此居易之言伯高其得之淳熙丙申正

月十七日高平范炳文晦叔書

跋八

安陸連壘恭監淳熙三年季夏朔州連邵州是也顯

謨閣學南夫之子庶之侄孫庶字君錫昔日龍學歐陽忝政嘗同薦舉焉

跋九

祖氏素稱名族代生偉人至于君則為列僊蓋其積德有自來矣夫傲睨烟霞批糠萬化曼閱千載猶一朝夕此豈今日慕仙者可得夢見哉伯玉自溪載華山隱者所作傳來三復舊刻不能釋手俯

愧塵滯感嘆交作淳熙六年八月二日東萊蔡武
子書于江陵城西羅臺僧舍伯玉奎之孫行之也資州
也其奎之諸子
令居荆南清溪

洛陽九老祖龍學文集卷之十三

洛陽九老祖龍學文集卷之十四
家集

狀元紫微始末

公諱士衡字平叔侍郎第四子十八歲殿試狀元
及第曰有官移為第二人是時試清明象天賦明
徵定保詩盛德大業論祥符元年也尚書李宗誦
之壻後娶太師向文簡敏中之孫女唱名日文簡
在殿上拜謝歷秘書省校書郎吏戶二部郎中右
正言直集賢院同修起居注右司諫同提舉在京

諸司庫務司文簡薨恩及外族例加一官特授起居舍人晏殊行制詞有告存焉錄之于後天禧四年八月除知制誥乾興元年七月出知吉州任滿歸京天聖中奉勅撰向文簡神道碑銘卒享年三十六有齋話記一冊姪孫德恭任資州太守日嘗題跋云每覽叔祖話記乃見編次有序記述甚詳其間告戒亦有深意使人讀之當銘佩其言不可遺也書于資中郡舍坐嘯堂時建炎二年八月初四也其餘所作之文頃遭兵革散失而僅存一二

今編而次之畧見其大槩云

起居舍人告詞

勅故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平章事向敏中孫女婿朝散大夫行右司諫直集賢院同修起居注同提舉在京諸司庫務司上輕車都尉祖士衡早以雋名擢于上第工文合雅繕學宗經登冊府以細書佐地官而治賦亟升華貫綽著時才眷吾輔臣惟爾外族奄茲淪謝增用憫傷爰降寵榮及其姻屬特遷史秩無忘欽承可特授行起居舍人臣宴殊

行天禧四年四月日下

紫微撰西齋話記三十五事

蔡州褒信縣有文秀才者名宏惟夫婦同處不知其甲子者舊見之約八九十年矣容貌常若五十歲人去邑城十數里有田百餘畝歲自耕耘力不懈凡春秋田率各只種一色是歲所種之田例必倍收凶年亦獨有收而多辟穀歲取所得常募里中尤貧乏者輦負就寄其家約日與之饘粥之費以充傭直鄉人服其義弗之欺也

久之又遷一處凡不數回即並盡矣來歲復如之未嘗言事未嘗干人或疑其有道術輒哀祈之者乃遷避遁或旬月或經歲不得見矣大中祥符初今太府少卿蔡汝典郡下車之日命牙校邀之言前守眉州遇青城隱者託以達信堅以為牙校所迫不得已偕至郡齋每行必杖策先其牙校牙校鞭馬遂之不能及相去常百步許祭卿盡禮迎佇略無留意咨以化民之道修身之術對曰六籍載之備矣外復何求承

間訪以黃冶之事笑而不答數日求去蔡卿厚
遺之悉無所受既歸故里語其鄉黨曰吾將遠
游亦未期迴日幸自各努力也一日挈其妻潛
去于今莫知所適耳

太平興國中相國清河張公齊賢為江南轉運副

使河內向公敏中通判吉州有水軍小校彭仲

玄者善表許之術言二人皆當位極人臣富貴
而復壽考張先升而不久其位向次得而最耐
後向比之張官較一資壽少一歲既而二公果

相繼登庸張終于司空致仕年七十三向以左
揆終于相位年七十二

國史補云蜀人織錦初成必濯于江然後文采煥
然今則不然矣未知何以言之

翰林李學士宗諤休澣與子弟家讌有太常丞劉
仲宣是日預會酒酣因探題聯句或徵故事為
令以俗語作對李氏諸子中昭述者時年十數
歲飲酒先酤顏而劉丞思苦抽乾每徵改頗有
難色偶顧昭述欣然得句云三杯眼精赤述應

聲答曰一度令來唇口青

太祖之御極也忠義王錢俶親奉職貢以脩藩臣之禮上成辭歸面叙感遇俯伏流涕且曰願子子孫上盡忠盡孝太祖曰但盡我一世盡爾一世子孫亦非爾所可及也

予姑陳氏孀居誓志携其幼孤來依先大夫淳化中先大夫任通判河南府姑嘗染疾沉劇久之方愈忽夢有力士十數持符扣門追攝甚急將行十許里至一大城入府署中見一尊官據案

決事左右侍從甚嚴肅尊官云此人且去命授與白絲一結今日教一莖教盡即來至咸平三年先大夫棄養予奉姑氏寓居蔡下是歲姑復夢向之力士追攝洎復見尊官復遣放還一與前無異而再以絲授之其大一著許纔逾月而姑淪逝

祥符乙卯年馬亮侍郎知荆南罷赴闕語朝士云在任日一日午際有一道流詣郡署求相見闈者以視事方退請謁非時固留少頃以須府公

再出道流曰故知潭州劉師道學士薦其來見
馬劉侯已為衡山北門侍郎矣今日禮上某適
赴會退而來此閣者方驚訝其言忽失其所在
三司林侍郎特言咸平中為殿中丞判戶部勾院
奉命京兆府與府公張侍郎諱時為戶刑部同定鹽法
張延于廨舍忽一日絕早相過云夢一大寮經
由召書吏修刺通謁書吏未至亟自染翰泊畢
視之乃談結啣為禮部尚書凡三易之而皆復
然莫知何祥也後十三載張竟終于大儀

龍圖閣待制李

行簡言隴州道士曹若虛者善鑿

尤得鍼砭之妙術里有寡婦再適人遇疾且卒

經日而心間尚暖家人目奔指若虛哀祈一往庶幾

可救若虛既至熟視之且止其哭泣引鍼口之

即時而甦良久乃能語云始都若夢遇故夫相

隨出郭外

故夫姓宋遠

歷郊野橋梁復入叢林

草莽輾轉不相捨俄而故夫為一物刺其足不

能復步由自獨行忽若夢覺爾郡人競訪若虛

詢之若虛曰向之所鍼乃黃帝鍼八邪穴也若

虛即今尚藥奉御姚可久之師耳

予先生敞廬占數蔡下郡人有與家兄游者忽夢

有人自京師至言科場事其人問祖家二秀才

士安及第否答曰已成事又問三秀才及第否

士龍曰滯他不得其人曰滯他不得是何言答

曰先食祿時天禧二年也來春二兄長策名而

適拘選限三兄長不利而歸都不測前夢何謂

矣秋九月予自小諫遷中諫長冬天子有方望

之事得以三兄長之名上奏恩補右職即時受

俸乃思已成事滯不得先祿食之言不差矣

太尉文貞王公左揆文簡向公並久在相位以疾

以年累乞罷退上悉堅不允前後抗章非一至

遣中使傳宣閣門通進司不得受先公表狀君

臣終始恩顧近世罕及也

內殿承制鄧雅前後將命四方自題姓名云登邑

誰不言安牙在左邊郵亭旣置往亡有之耶

戶部郎中直集賢院右中立性詆諧累居計省同

列多懼其善譴戶部刑官上官似曰戲曰石君

石君何人奉奈口何石應劭曰下官口何干上官似事又初為禮部郎中謝謁時執時執戲之曰今為正郎莫須不同日前也石曰某雖塵忝豈可改常况告勅之內並明言之時執目問告勅內何言也石曰可授尚書禮部郎中餘如故孟氏在蜀末年因除夜自書桃版云新年納餘慶嘉節號長春是歲果王師受降以呂餘慶知成都長春即太祖誕節之名也

內臣張繼能頗知書嘗總戎兵于靈州屬戎寇圍城經歲不解繼能作詩云夜聞塞外鈴聲苦曉聽城頭角韻哀不是感恩心似鉄何人肯向此
中来

金陵瞽者王光贊聞人言音知其貴賤休咎號為王聽轂大平興國中先大夫為贊善知句容縣時故參政蘇公易簡初命將作監丞倅府事光贊言蘇公甚貴若年過四十即爵位不可涯也至道中先大夫為尚書外郎通判淮陽蘇公以春官貳卿自鄧移陳方年三十九強盛無疾晨

接賓僚方退陪于廳事之後俄頃不救時十二月矣前去四十不累旬也思曰光贊之言一何神耶然聞其爾後言事亦稍亡矣

執金曾翰自方鎮黜居環列尚為言懷詩有曾曰國難頌金甲恥為家貧賣寶刀之句頗為時人所許

廉使錢公若水善知人太尉王公旦始直史館錢已同知樞密院每見而嘆曰王二他日窮極富貴世無與比翰林學士李宗譚新登第大有聲

望皆謂可繼其先相國之躅錢公云李王文行何官不作而恐不滿五十歲咸平中錢為工部侍郎知開封府李與梁顥趙安仁並命堂誥錢公三舍人將來皆不及趙其後李梁並終翰林學士諫議大夫李年四十九惟趙參預政事官至右丞壽六十一

廬山遠師結社之所東林寺有池極大每歲芙蓉盛開之際郡人洎鄰境士庶以八月一日為期競集于太平典國觀捨施甚多貌為蓮花會而

都不需二林矣主事僧但自常住飯兩寺緇褐
為遠師作忌日齋耳

大貂武惠曹公彬盛德殊勲冠于當世而謙退謹
靜稟之天資常曰候對處于內殿幕次導從悉
屏於他處蓋畏人知也俄有使臣數人率銜命
外方未嘗識公者因褰簾而入一揖而坐冬恣
談笑久之曰公曰賢甚處得替來公不得已曰
青州得替又曰合入遠近差遣公曰遠近即未
知復曰彼此班行何消藏機應是已有好勾當

處又曰果然是果然是乃問職位公曰某即樞
密使曹公也聞之並狼狽奔道而去曹公未嘗
形于言而京師尋悉知之蓋其中自有以語人
者

七田胡負外寂言四十年前有洪奉官楊忘其名乃

節帥楊義所謂楊痘子殿前也之弟為湘潭巡檢年甚少

曰至衡山乘馬入司天帝祠庭又與諸殿焚香
不甚恭肅及出門墜馬而卒後有夜見被甲持
戈步繞繚垣稱為巡山使者今之祭醮衡山者

皆設巡山使者位即其人也

真宗好文嚮學孜孜不倦祥符天禧之際宸章睿藻宣示臣下者不間于三五日自宰執貼職于三館者皆得預齎載刑部員外郎直集賢院梅詢出為陝西轉運使奉辭之日面奏乞遇有聖製欲令勾當三館中使劉崇超錄本附遞至治所庶得和進恩旨從之

祠部江嗣宗郎中為夔州轉運使奉詔討谿蠻平之獲先被掠生口千餘人有谷伴舅者江陵松

滋人也始年十歲為蠻人所驅入洞間見本邑鄰居夫婦抱一子纔週歲亦在劫中以其夫婦潛謀遁歸並殞于白刃之下而棄其嬰兒伴

舅即收之而行得在一田斬斫家蓋其官號也充給

使伴舅養視其嬰兒甚至日食以山果或火食之稍甘脆者出則以布襁負之田氏亦憐之而不害也凡四歲而挈之歸各得還其家噫童子而不知為仁義也

叅政趙侍郎安仁言故兵部員外郎直史館陳克

淳化中嘗染疾一日恍惚若夢中被人召至一府署中云命為山林王者掌世人之先代亡靈久未生者登廳據案僕使吏胥至多簿書委精于階阮充甚駭焉意謂已死矣左右云不妨陽間掌事但不可洩于人耳目問充之先代何人尚在此左右曰並以受生又問妻俟何人尚在此左右曰亦曰已受生矣目問馬家何人尚在此左右曰有叔侄數人未得受生充曰何故也答曰為證口舌事未了馬氏者蓋充之內子前夫之家

充固不知其家世既寤亦不敢言之俄而疾愈因暇偶與內子言馬家骨肉為事何若答曰亦皆如常因語其善惡性答曰餘無他但諸子或忿爭即好于星斗下焚香作咒誓充默然心知乃言曰口舌事驗矣充自爾每月率三兩次如夢寐中至冥間蒞職積一歲頗厭怠之且慮久而不祥乃與親友言之由是不復往矣大中祥符初始以疾終

叅政又言應舉時素未嘗至中書也而忽夢入一

府第升堂皇而決事回顧堂後室中有四婦人
並坐既悟思之都莫曉矣爾後由翰苑參大政
赴本廳上事洗然死同昔歲之夢而凡四娶焉
狀元梁固予之朋執也天禧丁巳歲三月遇疾而
逝予往弔之有女使如玉者卒然而偃仆于服
室如中風眩之狀曰作靈語如玉吳人而言音
酷如狀元狀元汶上人也且戒家人曰勿用悲
啼吾到此極快樂已與先內翰相見冥間喜吾
至錫賜甚頻又得第宅莊田器皿鞍馬僕從而近

二百人今為陰山諫議矣汝輩凡上食燒錢須
呼陰山諫議我方領之或遇號哭即言學士恐
外人聞之以為笑也又予與石中立集賢協議
于外將共出俸錢以庀喪事如玉又于室中云
可自貸却馬更家間收什亦恐得少許國家恩
賜足以了得送葬不必更煩祖石二學士也俄
而中使傳宣賻錢百十羊酒等及貨馬自餘家
資果能營辦又曰可掃廳安椅子劉筠舍人來
矣食頃紫微至又曰後事並託祖學士然正字

年少且與撰遺奏懇切陳乞

正字名述亦合得

五貫俸錢且相兼支用因思正字未有料錢若是改轉太祝奉禮厥俸數亦不同表既上朝旨與在京差遣得監鑄鑪務特添支錢五貫文既擇日小斂家人出鈿器數副將置壽木中予以恐人之所覬覦因徹去之家中人並不知矣如玉又曰祖學士不欲以銀後梳揲入棺何不換三兩副素漆器著時俟狀元堂弟名逸會葬未至雖闔棺尚未施釘如玉又曰有一物當面甚

為妨礙啓棺視之乃有贈作綵一束橫在面上

又如玉素不識書曰索茶匣

狀元素好事惟起茶器必自高鑰起

坐自開點啜一甌訖依前封之命筆題署一與狀元同于今尚在類此之事甚多皆不可測凡三日而愈若酒醒者自云不記矣

海州觀察推官韓炳言嘗為隴州從事會知成州員外郎劉保衡經由召叅不食葷茹因話在郡日有一屠者宰一豕既去毛而舉體有黠俱若人之文身者眾聚觀之中有一鼓刀之士慘然

曰此某之兄也死且二歲諦視所類魚龍之狀
宛然及有文字歷々可驗乃以善價贖而瘞之
此家遂罷其業保衡感而不御肉

相國上谷寇準始平馮公拯唯不為禮部而皆徧
歷史兵戶刑工部尚書參政天水趙公昌言亦
不為禮部而徧歷五行侍郎相國廣平宋公琪
自諫議拜刑部尚書參知政事不歷丞相給舍
太原王公欽若自學士左正言拜諫議參知政
事貳卿呂公祐之自右史掌誥拜諫議並不歷

郎中員外中憲趙公安仁自學士工部員外郎
拜諫議參知政事內翰梁公顥自司諫掌誥拜
諫議戶部使中憲劉公筠自學士兵部員外郎
拜諫議副翰晏公殊自學士戶部員外郎拜左
庶子充職並不歷郎中

僧贊寧者頗有學問近代罕有其比著僧史言今
之車駕前中使乘馬擁抱以繡帕覆之者俗指
為駕頭贊寧乃云其中有人王經一部蓋不知
而妄作也此乃大朝會時殿中御座耳其形如

杻子

予讀高僧傳有杯渡不知名氏時人莫測之但見以木杯渡水因以目之今其傳曰事當指名之可云師或云和尚或以杯渡兩字呼之亦可辨矣而乃十餘處全只稱度似實單名此誤為矣亦猶今之鄙俗有談開元天寶時事指明皇自稱宗者可絕倒矣

阮都官中庶言陳詢為太子中允嘗夢人語之曰爾之官止于此矣既寤甚惡之而不敢泄後遷

太常丞方以語其妻翊日染疾而逝

尚書曰未為貳卿日常夢于一水邊見一人立于南其人隔水輒拜白曰素不與足下相識何故下拜對曰無答拜某是將來狀元侍郎即將來主文也後累年尚書果為侍郎主人以王世則為狀元及瓊林宴日視之狀貌乃夢中所拜人也因問其方來則曰某河南人也

王叅政化基未及第時嘗于齋中晝寢甚美忽為鼠啗其指覺而遂起良久寢所墻倒自是家中

不令畜猫懼其殺鼠也

古人作詩引用故實或不原其美惡但以一時中的而已如李端於郭曖席上賦詩其警句云新開金埒教調馬舊賜銅山許鑄錢善則善矣而鑄錢乃比鄧通耳既非令人又非美事何足美哉大凡用故事多以事淺語熟更不思究便率爾而用之往往有誤矣只如李商隱路逢王二十入翰林詩云定知欲報淮南詔急召王褒入九重漢武帝以淮南王安屬為諸父善文辭尊

重之每為報書及賜常召司馬相如等視草乃遣褒是宣帝時人邇者王禹偁作筍詩云稚川龍過頻迴首認得青一數代孫稚川即葛洪之字投杯化龍乃費長房爾蓋是使葛陂之事此乃不思之由又孫僅傳巖詩云刑人一旦起幽深功業煌煌照古今且傳說已非刑人蓋當時有胥靡修築岩道而說在困約中代之以假其資是為胥靡傭賃也豈可謂說為刑人哉

廬山者按山記并郡圖言匡廬山本周武王時有

匡續隱居此山學道歲久屢徵不起化而上升
至王時以其結廬之所賜號為匡君靖廬山
今山下有匡先生廟存焉乃匡廬只是一山也
近張景匡先生詩序引葛洪所授五藏真形圖
記云黃帝署廬山為使者是黃帝時既有廬山
又取張密廬山實錄云曰廬水而曰廬山也本
名廬而曰續曰匡也唐李衛公望匡廬賦序曰
望匡廬之二山則不指其所出莫得而詳焉
洛陽九老祖龍字文集卷之十四



